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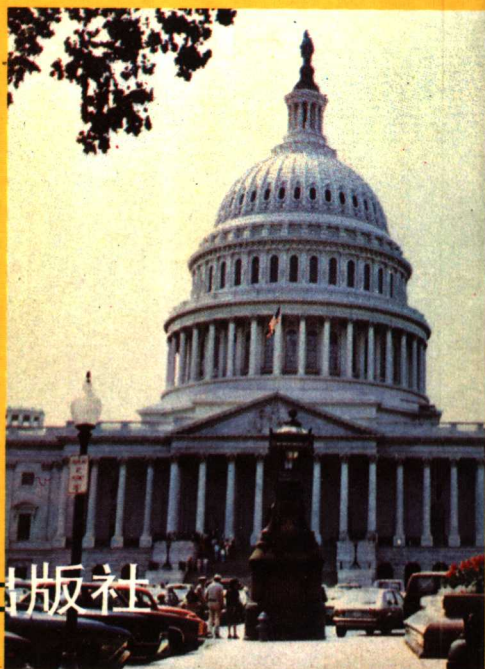
五洲文庫

第一夫人與

白宮謀殺案

(美) 艾略特·羅斯福

安定出版社



(美) 艾略特·羅斯福 著

第一夫人與白宮謀殺案

安定出版社 出版

五洲文庫

第一夫人與白宮謀殺案

作者 (美) 艾略特·羅斯福

出版 安定出版社

總編輯 王蘊鑫

執行編輯 燕京

植字 智達電腦系統有限公司

印刷 開益出版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 繁榮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一九九二年三月(初版)

定價 港幣三十五元

國際書號 962-429-111-10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第一章

電梯門開了，美利堅合衆國的總統，以他特有的姿態，手臂和肩膀有力地快速運動着，將輪椅轉出電梯，來到白宮二樓的中心大廳裡。

「現在都有誰在？」他情緒高昂地大聲問。

跟在他身邊的是他的黑皮膚的隨從。他自己轉動着輪椅，往西穿過走廊，進入私人休息室。他回過頭往後看，長長的走廊，經過林肯的臥室一直延伸到窗戶跟前。米西正朝他走過來——瑪格麗特·勒翰德是米西的名字，她擔任他的私人秘書已長達二十年。一個溫文爾雅的職業女性。今天她穿着一身天藍色的衣服，腳上穿着一雙高跟鞋。她微笑着迎視總統傳來的目光。

「總統先生，一切準備就緒。」他的隨從說道，將雞尾酒桌推到總統面前。「加了冰塊，杯杯都涼爽怡人……」

「哦，棒極了，亞瑟。」總統答道：「謝謝你。麻煩你看看周圍還有誰在，行

嗎？」

米西正好開門進來，隨從在門旁站着等她進來後趕快走出去。米西走到總統身邊，他充滿感情地拍拍她的手。他的注意力早已集中在雞尾酒混合器，小冰盒，苦艾酒和杜松子酒瓶上。

「哈里一定在房子裡的哪個地方，我想，」他對米西說。

「我敢肯定他經過這會進來，」她邊說邊在長沙發椅上坐下。

「哈里這混小子，」總統啓開苦艾酒的瓶塞說，「從不會漏掉喝馬丁尼酒的機會，是吧？」

「除非有甚麼好藉口。」

他和我妻子能找出成千上萬條理由作爲好藉口，總統開玩笑說：「現在我宣佈，」他沖着雞尾酒混合器和酒瓶點着頭——「這也是個好藉口。」

他把苦艾酒從瓶裡倒在一隻測量杯裡，挑剔地看看裡面的液體。然後他將苦艾酒從測量杯中倒進一隻長長的銀製混合器裡，開始往裡加杜松子酒。他做得麻利精確，每次倒進測量杯的酒正好平了同一條線，就像一名兌藥的藥劑師。他用夾子夾了些冰塊放進混合器，蓋上蓋子，把混合器拿在手上。

米西用飯叉叉起幾個梗概放進兩隻酒杯裡。

►第一章

「如果我們能把議會放在混合器裡加上些冰塊，那將會出現奇蹟。」總統說。「都滲合到一起了。」他放聲大笑，使勁地晃動着馬丁尼酒。

「他們應該回家，」米西說，「酷熱的天氣對他們的健康不利。議員們被華盛頓的夏日折磨得越來越憔悴了。」

總統不停地晃着裝馬丁尼酒的杯子。銀製容器裡酒的濃度越來越大，出現了很多泡沫。「啊哈，哈里到了。」

哈里·霍普金斯是總統的商務秘書，他知識淵博，能在涉及面相當廣泛的各種問題上給總統提供意見，是總統信賴的一位顧問。他瘦削高大，身上的每根神經都繃得緊緊的，他快步穿過大廳向他們走來。

總統往兩隻加了冰塊的酒杯裡倒了些馬丁尼酒。「哈里，」他說。遞過去一塊餐巾，「喝點美酒。」

霍普金斯愜意地一屁股坐進沙發椅上，另一端坐着米西，「斯大林——」他說。

總統舉起一隻手打斷了他的話，「別使美味的馬丁尼酒變味，」他接着說。「哈里讓他着急去吧，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天裡沒有斯大林或者希特勒的一個小時。」

米西拿起一隻矮腳杯往裡加了些冰塊，倒了點蘇格蘭威士忌酒。啜了一口。

顯然是感到累了，霍普金斯一下子全身放鬆地靠在椅子裡，「昨晚我看到一個新聞

短片，「他說，「路格里吉在美國體育場發表告別演說，「他搖搖頭，「令人感動，很令人感動……」

「我們給他發了照會，」總統說。

「我們接到喬治國王發來的一封信，」米西說。

「哦，是的，」總統說道。「你知道吧，哈里，我想國王和皇后在這裡渡過了一個好時光，官方的訪問和其他所有的項目，」他格格笑道，「我永遠難忘那次野餐。國王在吃他的第一隻熱狗時對他的皇后說，「棒極了，我親愛的。誰知道他是否真的這麼認為。」

「我們不會有更多的時間讓這種事情再出現了，」霍普金斯說，他閉着眼睛，手指頭按着鼻子的兩側。「希特勒在西歐季節轉換前將侵入波蘭。波蘭將潰敗。在這種形勢下只有法國和英國能擔起拯救歐洲的重任，可問題在於，我們站在哪一方？」

「你知道答案，哈里，」總統說。

「我們不能讓英國成為希特勒的戰利品，」米西說。

「不管怎樣，請問沒有蘇格蘭的威士忌和倫敦的乾雞尾酒，文明將跨上甚麼樣的路途？」

總統開心地大笑起來，注意到總統確實是不想在現在談及這些令人恐怖的問題，霍

► 第一章

普金斯跟着輕聲地笑笑，點點頭。

他們倆不由都感激激起勒翰德小姐，她再一次顯示出在大家需要時將話題轉向輕鬆愉快的才能。

「芭芭絲，總統說到——指羅斯福夫人——準備在紐約看『參加晚餐的男人』的電影。」我很願意到那去觀看這場演出，「霍普金斯說。

「有時我覺得我自己就像那個男人，」總統說。「我來這參加晚餐，現在我在這，也就是如此。不同的是，在他品嚐過這裡的晚餐後沒人會自願留在白宮裡。

他們聊着天，片刻功夫，總統的醫生，海軍少將麥克英泰爾走進來，接過他們遞過來的馬丁尼酒這時電話鈴響起來了，米西拿起話筒。

「非常抱歉，」她說，「我想您可能願意接這個電話。」總統明顯有點不太樂意，動作遲緩地從米西手裡接過話筒。

「總統先生，」電話裡一個人說道，「我是特務機關的貝雷，很抱歉打擾你了，但我有一個不好的消息必須告訴您。白宮裡的一名工作人員被謀殺了。」

「我的天！是誰？」總統問道。

「一個小人物，先生。不知道您是否注意過他的名字，他叫菲利普·卡博，在主任出納員的手下工作。」

「我知道有這麼一個人。」總統說，「他是新澤西議員的兒子。最近才被僱用的，對吧？」

「大約兩個月前他才被僱用，」貝雷說，「擔任記帳員，管理白宮帳務。」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嗯，是這樣，人們發現他死在羅斯福夫人的一個秘書的臥室裡。」

「是帕米拉·拉茲·霍吉波娜？」

「是的，先生。總統先生，我擔心華盛頓警察局將指控她謀殺了他。」

「甚麼！爲甚麼？」

「他們說他死於中毒，原因是他在她的臥室里喝了某種帶毒的飲料。那位姑娘已經承認是她給他配制的飲料。」

「究竟是爲甚麼，她爲甚麼要這樣做？」

「我無法回答，先生，他們正在收審她。」

「貝雷，你在哪？」

「警察總署，先生。他們了解到卡博工作單位後馬上通知了我們。」

「那麼，繼續待在那，隨時向我報告事態的發展。」

「他們曾問起您就此事是否有特別的要求。」

►第一章

「唯一的要求就是請他們在指控那位女孩有謀殺罪前能提供證據。我將十分憎恨因爲粗心大意而造成人爲的悲劇。」

「好吧，先生，有事我隨時報告。」

總統放下電話嘆了口氣，搖搖頭，把他剛才在電話裡聽到的告訴了在座的幾個人。

「帕米拉·拉茲·霍吉波娜，」米西若有所思。「美麗的小傢伙，她會殺死一個男人，真令人難以置信。」

「卡博，」霍普金斯皺着眉頭說，「富蘭克·卡博的兒子？」

總統點點頭。「舊木頭上掉下來的一片渣子，關於他我就聽說過這麼些。」他又晃着腦袋。「如果事情真像人們所估計的那樣，是帕米拉殺了卡博這位大老板的兒子，他非得讓帕米拉的腦袋落入絞索套不可，幸虧他不在新澤西。」

「卡博的兒子爲甚麼在這工作？」霍普金斯問道。

「哦，是吉姆·法雷安排的。」總統答道：「老卡博給吉姆打了電話，請吉姆幫忙在這找個事幹。吉姆想給予老卡博方便，但他並不願意那個兒子有任何可乘之機。於是他便把小卡博介紹給出納員。這個男孩曾讓人感到在想法發現這裡食物花銷如此巨大的原因——也可以說爲甚麼我們花了錢而得不到可享用的食物。」

米西說：「卡博這個小伙子是一位稱職的記帳員。他正在研究歷史可溯及胡佛時代的所有的帳本、食品、維修費、工作人員薪金……各種有記載的東西。」

「你覺得他會不會去裡面發現點甚麼——」霍普金斯拉大了話題。

「他發現特務機構人員的吃喝開銷超出了白宮的食品預支，雖然財務開支上撥給了他們務餐費用。」總統說，「當然，我知道這件事已經有五年了，看上去這已變成他們的額外所得。但我懷疑他不是為這件事被殺。」

「或許有人目標是針對富蘭克·卡博？」霍普金斯提醒道。

「希望不是這樣，」總統說，「菲利普·卡博不過是出納員辦公室的一位記帳員，可我還是難免想到一個政治陰謀的出現。」

「菲利普和帕米拉，我覺得，不僅是一般的朋友。」米西加了一句。

「那麼是嫉妒的情敵？」麥克英泰爾博士冒出一句，「羅斯福夫人在哪發現帕米拉的？」

總統細細地回想，說道，「據芭芭絲說，她是個好姑娘，四個月前克里騰登伯爵夫人帶她的兩個孩子和作為她家庭教師的帕米拉一起來到這個國家進行短期旅行，伯爵夫人曾在某個時候，某個地方遇見過芭芭絲，所以芭芭絲邀請他們到海德公園遊玩。帕米拉給她留下的印象很深，芭芭絲為她提供了在白宮她的手下就職的機會。伯爵夫人深表

►第一章

贊同。認為這將成為帕米拉的一次難得的經歷。我想是在四月份帕米拉來到芭芭絲手下工作的。實際上我只見過她幾次面。但我可以告訴你們，她是個出色的漂亮的女孩子，有傾城傾國之貌。」

「她的薪金是由政府支付嗎？」霍普金斯問道。

總統望望米西，等待她的回答。

「她的薪金由第一夫人個人工資項目內支付。」米西說，「她為羅斯福夫人報刊專欄工作。」

「要相信帕米拉·拉茲·霍吉波娜毒死了菲利普卡博是非常困難的。」總統沉思道。

「您別陷進去。」霍普金斯告誡他。「這將是一樁棘手的事。」

總統點點頭，舉起手裡的杯子。

在隨從的幫助下總統泡完澡，穿上寬大舒適的睡衣，坐在牀上吃剛剛送來的晚飯。他舒舒服服地斜靠在兩隻大枕頭上，餐盤放在膝蓋上。在他的邀請下，米西也在他的臥室裡和他一同用餐，她坐在離牀邊不遠的椅子上，從另一隻餐盤裡取食。

「我的思路一直往那位姑娘身上走，」他說。「可以想像她正在受着怎樣的折磨！可憐的丫頭這會可能正蹲在監獄裡。」

「如果現在羅斯福夫人在的話，她一定會到警察總署去。」米西說。

「你相信嗎，她早晨一定會去那，」總統說，「一旦她聽到這件事，只要能能夠有甚麼辦法幫助這位姑娘，我會毫無疑慮地督促她這麼做。但對她可能引起的新聞曝光，我能夠避免。」

米西笑了。「我擔心你沒有選擇餘地。」

他們聽着正在播放的新聞廣播。菲利普·卡博的猝然死去還未給記者留下印象，新聞還未對此事做任何報道。聽完新聞米西往留聲機上放了張唱片，德沃拉克交響樂樂曲在室內響起，悠揚動人的旋律給他們的交談平添了宜人的情調。

他們談論起喬治六世國王和伊莉莎白皇后近期的訪問。米西對皇后穿的皮衣，戴的珠寶，豪華莊重的裝束，印象極深。她發現國王是個迷人的傢伙。聽到她的這番話總統樂不可支，隨口說，國王在任何場合都是位害羞而討人喜歡的男人。

電話鈴響起來。

「貝雷，」米西說，遞過話筒。

總統放下飯叉，「喂，貝雷。有甚麼消息？」

「非常奇特，我不得不這麼說，總統先生。」電話裡貝雷在說，「而且令人懊喪。」

►第一章

「真的？」

「是的，先生。當他們把她帶進來時——我指的是帕米拉·霍吉波娜——人們對她的同情心油然而生。可是英國使館已將此事電告倫敦。十五分鐘以前他們接到一個非常奇怪的回答。看來，先生，帕米拉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天真無邪。倫敦警察廳認為她是一樁克里騰登伯爵珠寶失竊案裡的主要嫌疑犯。」

「哦，天呀！」

「是的，先生，不僅如此。菲利普·卡博被認為是另一主要嫌疑犯。」

「卡博，怎麼會這樣？」

「是這樣，先生，卡博在倫敦待過一年，今年春季又回去過一趟。好像是據說去年冬天他和拉茲·霍吉波娜小姐都曾在克里騰登伯爵家裡工作過，還有——」

「她在伯爵家任家庭教師。」總統插了一句。

「是的，先生。同時菲利普·卡博在那任記帳員，倫敦警方認為他是個行為不端的人。據人們所知他在倫敦結交一些見不得人的關係。一句話，他涉嫌珠寶失竊案，帕米拉也一樣。巧合的是他在伯爵家工作沒多久就辭掉了，六個月後他和帕米拉在華盛頓又重新會合並在一起工作，常常見面。」

「卡博議員去警察總署了嗎？」總統問道。

「是的，先生。剛開始他要求對那位年輕女士盡可能採取措施。當他們告訴他的兒子與英國的一樁珠寶失竊案有牽連時，他馬上就離開了。目前事態就發展到這一步，總統先生，」貝雷說。

「他們對這位姑娘採取了那些行動？」

「她因涉嫌謀殺而被記錄在案，幾分鐘前他們把她帶走扣押起來。」

「她否認一切指控嗎？」

「哦，矢口否認。一位不肯洩漏天機的年輕女人。」

「記者已經到了那裡吧，我猜想。」總統說。

「我正在豎耳竊聽，看他們的舉動，先生。」

「行，貝雷，你是位觀察家。別太露馬脚。如果有人問我的立場，回答很簡單，就是要求徹底調查清楚，主持公道。你明白嗎？這件事沒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對嗎？」

「沒錯，總統先生。」

「那麼好。小心行事，以免招致不測。」

艾麗諾·羅斯福並沒有使勁撞上門。但她從一個房間穿過另一個房間明顯朝某處走來的腳步聲，使人感覺她挺不耐煩地關上門。當她於一九三九年那個陽光明媚的七月的一個早晨走進白宮時，步伐是那麼矯健有力，而且充滿着自信。她把原訂的一次早餐會

面取消了，趕乘早班火車來到華盛頓。她邁進西廳時，捧着一件裝滿紐約報紙的大袋子。她頭上戴着一頂白草帽，身着粉紅色的皺絲綢衣服，戴着白手套，腳上穿着坡跟白皮鞋。

當她來到「俄浮辦公室」格雷絲泰麗的辦公桌前，泰麗小姐——總統的白宮秘書——站起來，微笑着正準備向她道早安，她搶先說道，「格雷絲，我必須馬上見到總統。現在誰和他在一起？」

米西·勒翰德小姐從她的辦公室走出來，「早安。」她說，「總統正和喬治參議員談話。我能為您——」

「哦，米西，你看了這些故事嗎？」

米西瞥了一眼羅斯福夫人從袋子裡取正在拆開的報紙。「我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總統昨晚已經得知了。」

「他應該往紐約打電話告訴我，我是昨晚半夜裡才知道的。這事情太可怕了。」

「是的，」米西說，「總統聽說這件事後感到很沮喪。」她看看錶，「我去讓人端茶來，參議員十分鐘後就要出來。總統準備接見的那位希臘大使，可讓他繼續等五分鐘。」

「五分鐘！」羅斯福夫人說道，重重地嘆了口氣，「這樣看來我將有五分鐘，啊，

那好吧……茶，」

十五分鐘以後，米西給總統撥電話提醒他喬治參議員的約會時間已過並告訴他第一夫人正等着見他。一分鐘後，參議員離開俄浮辦公室，羅斯福夫人走進去。

總統點燃一支煙，「早上好，親愛的芭芭絲，」他說，「紐約的人們怎樣？」

「哦，富蘭克林！」她說，「你看沒看到有關帕米拉·拉茲·霍吉波娜的那些可怕的報道？」

「我知道了。」

「我明白這可憐的孩子正在監獄裡。聽起來太殘酷了！」

總統嘆口氣，「哎！」他口氣很委婉，「指控她的證據……比較有分量，特務機關的貝雷晚上都待在警察總署並給我打了兩次電話，這個丫頭是英國的一樁失竊案中的嫌疑分子，這一點沒法否認。」

「富蘭克林，」她口氣很乾脆肯定，「你不可能相信帕米拉會去偷珠寶，更不可能去謀殺，你至少應該把她弄出監獄。」

總統搖搖頭。「芭芭絲，我不能因為你認為她無罪就命令警方將她釋放。昨晚我已盡了應有的努力。我要求他們必須把調查偵破工作做得詳細徹底，主持公道。」

「哦，親愛的，」羅斯福夫人叫了聲。咂咂舌頭。